

永远闪光

赵璧



通讯特写选集

前

言

去年，写作编印了一本“散文杂文选集”，定名《旅路僻拾》。主要记录了本人部分足迹，并从社会主义道德观方面和学风方面，记录了一些是与非，目的为晚辈提出某些健康做人的参考意见。

今年，再从过去所写并发表了的几十万字新闻报道中，选择出部分带文学色彩的文章，整理成“通讯特写集”，并以其中《永远闪光》一题，做为本集命名。

我一九五九年底，撤离军事战斗岗位，开始涉足新闻工作，不久，即被报社调去做编辑。在将近十五个春秋的报纸工作中，主要从事编辑业务，每年出门作记者，最多两月。因此，很少有机会撰写自己的文章，加之，做记者又以写新闻为主，采写通讯体裁文稿机会更少。本书选编的一些拙作，多是当时部队拥现出的英雄模范，尽管我的文字低劣，但英雄模范本身的事迹，颇能教育后人，这便是我要整理此集的本意所在。

再者，本书文字因都是旧作，自然渗透着当时的时代气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难免不能令人尽解，如有此情，当予见谅。

者

一九八八年于湖北十堰

目 录

前言

战士亲密的战友·····	(1)
永远闪光·····	(4)
热爱别人的战士·····	(9)
东湖一昼夜·····	(14)
余金玉少年生活·····	(17)
附：把青春献给最壮丽的事业·····	(23)
好战士——王昌义·····	(33)
转 变·····	(36)
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·····	(39)
雨露浴新苗向阳花更红·····	(43)
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·····	(48)
师建华学习毛著的故事·····	(59)
从推“光头”到“六面红”·····	(63)
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拾零·····	(66)
一把尖刀不算尖·····	(70)
红色管家人张海生·····	(74)
做革命人管革命家·····	(84)
英雄踏平祁连雪·····	(91)

一生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	(102)
席宗信同志的革命故事	(110)
盐场新貌	(118)
直罗山谷谱新曲	(126)
工人做主人矿山面貌变	(133)

战士亲密的战友

战士乐的不得了

元月十二日，三支队一连的战士，象是迎接盛大的节日一样，高兴的忙碌着。战士陈明德正为即将到来的新战友擦枪，班长刘坤在整理床铺，战士们把洁白的衬单铺上，被子摺得比豆腐块还要楞正。

“我们班究竟要来一个什么样的下放干部呢？”战士们猜测着。一会儿，副连长宣布下放干部名字，当他说出“王文英”三个字时，全班战士兴奋得简直要飞起来。班长刘坤激动得连整理床铺都忘了，只是给战士们说“这一下我们班准搞它个呱呱叫。”

一阵喧嚣的锣鼓声，告知人们，下放干部来了。部队政委王文英将军走在最前面，大家热情的拥上去和他握手，象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，有的从他的背上抢下背包，有的把自己准备的大红花和彩环，给他戴在胸前和脖子上，使王文英同志仿佛又回到了抗日战争初期入伍的盛况中。

带头干活路

开晚饭前，班长和战士早就商量好，分工给下放干部盛饭。不料事情恰恰相反，王文英等下放干部一进食堂就很快

摆开碗筷，不一会，把饭给战士们盛好了。

晚上，王文英同志一得空，就给战友们讲连队打日本打老蒋的故事。战士们发现王文英同志被子太薄，就从连部拿了一床被子来。但他风趣的说：现在当兵比抗日阔气多了。说什么高低不要。战士们没法，只好等他睡了以后，才把被子悄悄给他盖上。班长发现床铺很窄，悄悄在床边上挡了一个凳子。

第二天一起床，王文英同志连手套都没戴，第一个拿起扫帚打扫院子。战士陈明德看见了，马上把手套递给他，顺手又夺走了扫把。王文英同志夺了好久，陈明德硬不放，他只好又拿起盆子打水，去擦枪架和战士们的坐凳。中午，全连统一擦玻璃，王文英同志吃饭很快，回到宿舍就干。大家看到王文英同志这样积极带头干，没等班长分工都“忽忽”的干起来，玻璃很快就擦完了，块块明净挺亮。

积极提建议

王文英同志不仅带头干活，并且注意发现问题，向领导建议，改进工作。他看到班里炉子该收拾了，就向班长建议收拾炉子，经班长同意后，他就倒炉灰、通烟筒，脸上和手上弄得到处是黑，真像刚从煤井里才出来的煤炭工人。

青海的冬夜，通常的温度在摄氏零下十五度，且狂风肆虐，尽管营房里烧着火墙，后半夜还是寒气穿被。王文英在班里睡了一个晚上，发现战士被子很单薄，窗户玻璃也破了，就建议连首长安上玻璃、门口挂上门帘。

连的首长和班的战士，都被王文英同志这种关心士兵生

活，善于发现问题的精神所感动。在周末生活会上，积极发扬民主，帮助连队找工作不足，完善连队制度。

战友们的心意

王文英同志在班里，总是以模范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事事抢在战友们的前头，他主动积极的精神，战士们又感动又敬爱。战士王秀昌对班长说：“以后出差不要在大家面前讲了，王文英同志这大年纪，凡事又是赶着干，以后有什么事，悄悄给我们说一下，咱们干了算了。”

连里开水很少，战士们想：王文英同志在机关喝惯了开水，现在突然没有水喝怎么行，于是，陈明德就给王文英同志烧了一壶开水，可是王文英同志一再的谢绝。说：我是一个列兵，大家同甘共苦。

在短短的几天内，王文英就和班里的战友处得很熟，有说有笑，热热火火，比亲兄弟还要亲。

（注：本文载于一九五九年《前进报》和《人民军队》报、《青海日报》，参加本文采写还有董汉卿同志）

永远闪光

阿弥周山，是青藏高原上一座不大出名的高山。海拔四千五百多公尺，犬牙交错的陡峰，荆棘丛生，常年白雾缭绕，寒气逼人，原始古柏、白桦，白皮松密密丛生；黄河、切木曲河，咆哮着沿西北两麓滚滚流过；山里不少羊肠小道，壁陡难行。

8月7日，四连经过两昼夜跋涉侦察，到达阿弥周山以南某地。夜幕降临了，山谷寂静下来。唯有八班副班长王清贵，带着一个小组，机警地了望着群山。突然，一丝火光在荫深的远林里闪烁了一下，当他凝神看去，一切又沉入黑暗。许久，一簇簇篝火的亮光，竟豁然地从密林里挤出来。

“哎！火！”战士杨世全惊讶地叫起来。

“这一带没有咱们的人！”寥明春截然插断了小杨的话。

副班长王清贵默思着，一阵喜悦不禁浮上眉梢。“哼！可找着了。狡猾的泥鳅，这次准叫你滑不掉！”说完飞也似的跑去把情况报告了上级。

焦雷一阵轰鸣，闪电以耀眼的白光划破夜空，随着一阵骤雨过后，牛毛细雨夹杂看雪片便悠悠地飘洒下来。拂晓，高山披上了微薄的银装，一阵白雾象滚龙似的翻腾而过。部队吃过干粮，便匆匆向阿弥周山挺进。微雪下的青草分外光滑，部队只得攀着草柄向上爬行，山雾不时迷住去路，眼前

一片茫茫。

尖兵组借着浓雾侦察前进。

“副班长，前面象昨天晚上烧火的林子。”过了一道山梁，杨世全提醒着副班长。

“加强观察，快速前进！”王清贵下达了命令。一阵弥雾过后，清晰地看见山梁后的一片绿林。雪夹着雨越来越大，周围异常静寂。“敌人在哪里呢？是跑掉了？！”他焦急起来，不觉加快了步伐。

“左前方，敌人！”小杨迅速作了报告。

“发出冲击信号，强夺山梁！”

紧张的战斗开始了。一群叛匪相继发现了他们，急速地从一座高山上向他们跑来。时间，分秒必争！敌人明白这一点，王清贵更明白这一点：“抢先一秒就是胜利。”敌人呼叫起来了，刺耳的叫声越来越近。

尖兵组急促的爬着。爬！爬！汗水同雨水在棉衣里融合了，微雪滑草使他们接连摔跤，有时下滑好几公尺。“倒霉的鞋怎么一点也扒不住地！”王清贵责怪着。气管也与人作起对来，气短促的要命，行速逐渐迟缓了。“八班副！现在全排同志的生命和胜利都在你俩的肩上！”他仿佛听见连首长在对他讲话。“快！快！一定把山梁抢到手！”他气喘地命令着杨世全。

敌人占领了山梁。

尖兵组也登了上来，“嗒嗒嗒！”王清贵的自动枪先向敌人开了火。

“阿奴！共产党机关有革（有机枪）”叛匪狼狈地溃退了。接着，密集的排子枪便迎头向他们打来，身边的蒿草频

频落下枝叶。一阵山雾拦住了视线，敌人的排子枪弹象雨点似的落在四周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忽然，一颗子弹打穿了王清贵的左臂，鲜血刹时渗透了棉衣，他望了望染红的棉衣，看了下山洼里飞驰着的战友，便果断的命令道：“前进！坚决占领山梁！”

“副班长，你负伤了，下去包扎吧！”小杨关切地说。

“什么！……前进！”

数名叛匪向他们冲来。

“杨世全同志，实现你的决心的时候到了，一定要守住山梁，争取战斗中入团！部队还在洼地里，守住山梁就是胜利！”

“明白了！副班长同志”。

王清贵伤口，由麻木到巨痛。血，不停地淌着，顺着手臂流向潮湿的草地。他的脸色渐渐苍白了，寒冷，袭击着周身，整个身子不住地颤抖。口干得几乎使人窒息，两眼一阵眩晕，这时的身躯竟显得格外沉重，甚至要失掉控制。他完全知道：再不止血，自己生命就有危险。于是他便中断了射击，掏出救急包准备包扎，但当他一看到敌人，想起战友们还没登上山梁，想自己是共青团支委时，于是，黄继光、邱少云、董存瑞舍己为群的形象便立刻呈现在眼前。“要一个生命，还是要数十个生命呢？——集体为重！”他咬紧牙关，拖着淌血的左臂，隐蔽地向前爬去，不断地指挥着战士，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击。

二十多个匪徒又逼近了。

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他想起了首长的话：“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战士，在战斗中，一人能顶一百。”“我是共青

团员，能让敌人占领山梁吗？不能。人在山梁在！绝不能让同志们受到损失！”一股热流涌进心房。“射击！”两支枪一齐吐出火舌，叛匪接连倒了下去，这时，他身后突然响起了自己的机枪声，敌人的冲击失败了。

“副班长，我给你包伤吧！血流的过多啦！”小杨爬了过来。

王清贵无力地再次掏出急救包；小杨刚扯破副班长衣袖，敌人一排子弹打了过来，身后的机枪突然停止了吼叫，王清贵扭头一看，射手寥明春牺牲了，仇恨的烈火在腹中熊熊地燃烧。

“冲击！”连里发出了信号。王清贵拖着未包扎的左臂向前冲去，一阵眼花头晕，随即倒落在地，昏了过去；许久，吃力地睁开眼帘，只见小杨含着泪蹲在身边，远处的枪声不断传来。他竭力弹动着嘴唇，很久才微弱地发出“冲……冲！别管我，消……消灭敌人！”寒冷，使他的身躯蜷缩得异常厉害，浑身象发疟疾似的颤抖。片刻，他坚毅的叫起来：“杨世全，把我的枪拿去，近了用我的自动枪，远了用你的骑枪，多消灭叛匪争取入团。”这声音逐渐的低下来，“我……”

“副班长，你不会……不，你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战斗的！”小杨看着副班长越来越苍白的面孔和颤抖的身躯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。接着便脱下棉衣给付班长披上。

王清贵竭力用右手推开棉衣，关切又责备地说：“穿上……随部队前进，我冲不上去了，再……再冻病一个，就会……给战斗带来……更大损失，快……快穿上，消灭敌人！”

小杨低垂着头，只是呜咽得更加厉害。

“不，别哭，要更坚强一些，我要是万一……不行了，请你……给赵指导员说，吸收……我……入党，8月份……津贴……交……交了党……费”

王清贵同志为了集体，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共产主义事业，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住了山梁，使战友们得以胜利地消灭敌人，他虽然牺牲了，但是，他那可贵的共产主义品德，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，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。

（注：本文写于一九五九年青海果洛，刊于兰州军区《平叛英雄传》）

热爱别人的战士

内地的四月，已是桃李缤纷，春野宜人的季节了，而草地却是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到处都是酷寒的景色。

今天，是我们向巴颜喀喇山推进的第二天，一个通宵的风雪夜，总算熬过了；拂晓北风收住了吼声，鹅毛雪团仍不住袭击着急行的人群。忽然，从蜿蜒如龙的行列中，倒下一个人来。

“医生！快！快！他已经第二次晕倒了。”副排长张建明一边扶病人，一边急唤医生。接着小心翼翼地病者身上取下了机枪。

医生诊断后，便急促地注射了强心剂，然后从药包里掏出一个本，记下了几行：4月12号，四连战士汪秀慈，因高山适应不全，呼吸困难而晕厥。……

汪秀慈是1959年刚入伍的战士，细长的个儿显得有些消瘦，打眼一看，就不象是个结实的小伙子。可是，红萝卜调辣子，吃出看不出，他一入伍就当上了机枪手。说也不错，备战半个月，三次打靶，两次优秀，首长伸着拇指夸奖。进剿前，他参观了公安展览会后，对牧主产生了无比仇恨，提高了阶级觉悟，写了请战和入团申请书。从此，他那股子干劲，象流不尽的泉水，什么活都走在前头……

许久，他从地上坐起来，瞪圆了眼睛呆望着行军行列，

猛然，吃惊地喊起来：“五连——掉队了！”他理了理身上的行装，便从副排长手中夺回机枪，焦急地说：“真糟！请战书才开始兑现就失败了。”

“别着急，刚来草地不服气候是难免的，慢慢就好了。”张建明安慰着他，顺手想拿过机枪，没料到汪秀慈一闪，便扛上枪追部队去了。

使人真难相信，一个刚才昏迷不醒的人，是什么力量使他走得那样快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当自己碰到困难时，要能想到别人也有困难。”

雪，埋住了深坑洼地，脚下一高一低，空气越走越觉得不够使用。顿时心口一阵巨痛，随即窜遍了全身，这巨痛简直象把浑身的筋揪住似的，丝毫也不能撑展，他的脸渐渐苍白了，脚步放慢下来。“汪秀慈呀汪秀慈，你就是这样来解放藏族人民的吗？”他心里一愣，咬着牙，忍着心口的疼痛，坚持着向前走去。突然一口气堵住了呼吸，不由得接连咳嗽起来，一会儿胀得满脸通红，一口鲜血从口腔冲出，染红了一片白雪。

副排长心痛地劝他休息一阵，并要替他扛机枪，但是，都被汪秀慈婉言谢绝了，死也不肯让人互助。走着，病魔又扭紧了心口，机枪在肩上不住的倒换，“听副排长的话，把机枪给他吧！——不能，谁身上不是五、六十斤呢？谁也不是铁打的人，累坏了副排长全排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。要替别人想才对！”一粒粒汗珠从额头滚滚而下，他咬紧牙关，一鼓气就赶上了部队。

隐蔽在白雪下的草堆、洼坑，真把人颠簸得够呛。“啪”的一声汪秀慈跌倒了，机枪压在脖胫上，怎么也翻不

起来，肘和膝都擦破了皮，血，不住的流，到处都是紫一块、青一块的，眼下一片漆黑，他又晕了过去……

雪逐渐的停了，太阳露出了笑脸，大地闪耀着雪辉。当汪秀慈醒来时，连首长早拉着一匹马站在身边，别说让他骑了，千说万说单把背包，弹盘搭在马上，他也不肯。说：“大家都背得很重，这是第一次锻炼，绝不能给大家添负担！”

“病了吗，驮上吧！要不把身子弄垮了，怎么完成任务，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革命靠互助。”副指导员再三劝着。

“不，我写过请战和入团申请书，不能克服这点困难，咋能作个团员呢？昨天咱连就有23个同志脚上打了血泡，徐长海、杨德义腿都肿了，还是让他们骑吧！我能坚持。”说着，他毅然地从地上跋起来又继续前进了。

八小时行程过后。部队仍继续前进，他挣扎着，不由地第五次又晕倒了。“冬”的一声碰在石头上，一阵巨痛使他清醒过来。“不能连累同志们！一定完成任务……！”他想到这里，便立刻振奋起来，终于到达了宿营地。

晚霞收走了最后一丝光亮，夜，笼罩皑皑的雪原，战士们带着一天的疲劳，呼呼地熟睡了。唯有汪秀慈瞪着一双大眼睛，一个劲的想着明天咋样向病魔作斗争的事。忽然，帐篷外接连闪进来火光，不时把帐篷照得通亮。一件心事涌上心头，他急促地穿好棉衣，揽了一盒积雪，向燃火处走去。

“病了一天怎么还不休息呢？”

“是指导员呀！小徐的腿肿了两天，想烧点水给他烫烫，免得明天再痛。”汪秀慈腼腆地回答了。

“算啦，我这正给病号们烧着。带病走一天够累啦，早些睡，明天还要行军哩！”

“不怕，我的病好了，这阵子也睡不着，咱连病号多，还是一块烧吧！”说着便搭着牛粪，爬在雪地里用嘴吹起火来。

狡猾的叛匪，见到大军则化整为零与我周旋，小的战斗一天天频繁起来，生死斗争把每个战士锻炼得更加坚强。5月7日，四连经过一昼夜行军，在错石渡石山处发现了敌人，尖兵组打响了。汪秀慈迅速地从小山下向山头冲去，大汗淋漓，刹时浸透了棉衣。但是为人民除害的决心，使他忘记了疲劳，副射手几次向他要枪，他象全没听见似的，一直冲到最后面。

敌人的火力更加疯狂了，弹丸击起石片，打得四下乱溅，汪秀慈巧妙的利用石缝逼近着敌人。刚到山腰，副连长和翻译负伤了，汪秀慈一个点射回击敌人后，便冒着敌弹来到伤员身边。急救包用完了，翻译的四处伤仍不住流出鲜血，这时，他毫不迟疑地扯破自己毛巾、手帕，止住了翻译的血口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一阵子弹又落在脚下，数名叛匪呼啸着出现在山头。“不能让伤员同志再次受伤！”汪秀慈的心气得象要炸开似的，接着他搀起伤员，一个箭步跃向隐蔽的巨石背后，随即又迅速跳到机枪边，以突然的火力压住敌人，并将敌人的火力吸到自己身边，一阵阵枪弹溅起石片横飞，棉衣被碎石打得到处是洞。十多分钟后，战友们插入敌后，消灭了敌人。

战斗一结束，汪秀慈关切地回到伤员身边，当他看到翻译的一双湿袜，立刻象受了极大委屈似的，心中异常难受，直到他脱下自己脚上的干袜给翻译穿上，这才算快活了一

些，心里觉得好受。

寒冷，使伤员不断颤抖。怎么办呢？搜索还没有结束，马上后送是办不到的，难道就看着伤员继续受痛苦吗？他又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伤员披上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他烧着了一堆牛粪，一股热流从伤员的心上掠过。

（注：本文刊于一九六〇年兰州《平叛英雄传》获师三等奖）